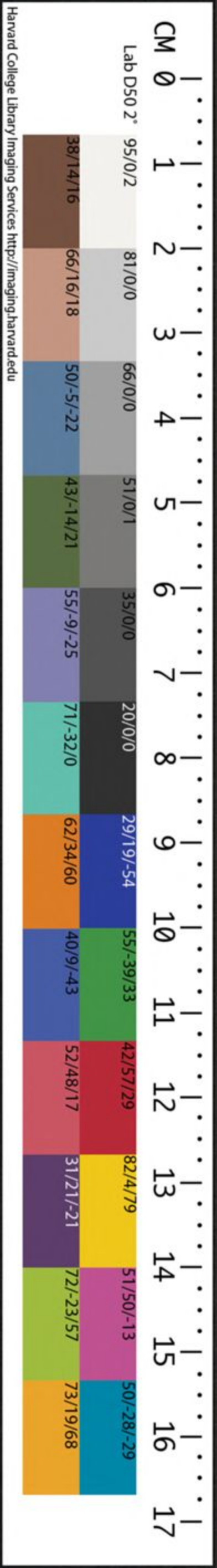


T2571/3202d(56)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HARVARD UNIVERSITY
2 DIVINITY AVENUE

Prof. F. Cleaves

APR 17 1970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列傳卷第五十六 and 張軌]

列傳卷第五十六 晉書六十六 街

張軌

軌子寔

寔子駿

華子耀靈

靈弟玄靚

寔弟茂

駿子重華

靈伯父祚

靚叔天錫

張軌字士彥安定烏氏人漢常山景王耳
十七代孫也家世孝廉以儒學顯父溫為
太官令軌少明敏好學有器望姿儀典則
與同郡皇甫謐善隱于宜陽女几山泰始
初受叔父錫官五品中書監張華與軌論
經義及政事損益甚器之謂安定中正為

哈佛大學哈佛燕京
圖書館珍藏印



蔽善抑才乃美為之談以為二品之精衛
將軍楊珣辟為掾除太子舍人累遷散騎
常侍征西軍司軌以時方多難陰圖據河
西筮之遇泰之觀乃投筮喜曰霸者飛也
於是求為涼州公卿亦舉軌才堪御遠永
寧初出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于時鮮卑
反叛寇盜從橫軌到官即討破之斬首萬
餘級遂威著西州化行河右以宋配陰充
汜瑗陰澹為股肱謀主徵九郡胃子五百

人立學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視別駕春秋
行鄉射之禮祕書監繆世徵少府摯虞夜
觀星象相與言曰天下方亂避難之國唯
涼土耳張涼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及河
間成都二王之難遣兵三千東赴京師初
漢末金城入陽成遠殺太守以叛蜀人馮
忠赴尸號哭嘔血而死張掖人吳詠為護
羌校尉馬賢所辟後為太尉龐參掾參賢
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證詠計理無兩直

遂自刎而死叅賢慙悔自相和釋軌皆祭
其墓而旌其子孫永興中鮮卑若羅拔能
皆為寇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
餘萬口威名大震惠帝遣加安西將軍封
安樂鄉侯邑千戶於是大城姑臧其城本
匈奴所築也南北七里東西三里地有龍
形故名臥龍城初漢末博士馮煇侯瑾謂
其門人曰後城西泉水當竭有雙闕起其
上與東門相望中有霸者出焉至魏嘉平

中郡官果起學館築雙闕于泉上與東門
正相望矣至是張氏遂霸河西永嘉初會
東羌校尉韓稚殺秦州刺史張輔軌少府
司馬楊胤言於軌曰今稚逆侖擅殺張輔
明公杖鉞一方宜懲不恪此亦春秋之義
諸侯相滅亡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軌
從焉遣中督護氾瑗率眾二萬討之先遣
稚書曰今王綱紛撓牧守殫力勤王適
得雍州檄云卿稱兵內侮吾董任一方義

晉書卷五十一
在伐叛武旅三萬駱驛繼蒞伐木之感心
豈可言古之行師全國為上卿若軍馬軍
門者當與卿共平世難也稚得書而降遣
主簿令狐亞聘南陽王模模甚悅遺軌以
帝所賜劔謂軌曰自隴以西征伐斷割悉
以相委如此劔矣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
北宮屯張纂馬魴陰濬等率州軍擊破之
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
橫行天下涼州鷄若致賊消鷄若翩翩怖

殺人帝嘉其忠進封西平郡公不受張掖
臨松山石有金馬字磨滅粗可識而張字
分明又有文曰初祚天下西方安萬年姑
臧又有玄石白點成二十八宿于時天下
既亂所在使命莫有至者軌遣使貢獻歲
時不替朝廷嘉之屢降璽書慰勞軌後患
風口不能言使子茂攝州事酒泉太守張
鎮潛引秦州刺史賈龕以代軌密使詣京
師請尚書侍郎曹扶為西平太守圖為輔

車之勢軌別駕麴晃欲專威福又遣使詣
長安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以請賈龕而
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
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更以侍
中爰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
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模乃表停之晉昌
張越涼州大族議言張氏霸涼自以才力
應之後隴西內史遷涼州刺史越志在涼
州遂託病歸河西陰圖代軌乃遣兄鎮及

曹祛麴佩移檄廢軌以軍司柱耽攝州事
使耽表越為刺史軌令曰吾在州八年不
能綏靖區域又值中州兵亂秦隴倒懸加
以寢患委篤寔思歛迹避賢但負荷任重
未便輒遂不圖諸人橫興此變是不明吾
心也吾視去貴州如脫屣耳欲遣主簿尉
髦奉表詣關便速脂轄將歸老父陽長史
王融叅軍孟暢踰折鎮檄排閤入諫曰晉
室多故人神塗炭寔賴明公撫寧西夏張

鎮兄弟敢肆凶逆，互聲其罪而戮之，不可成其志也。軌嘿然融等出而戒嚴，武威太守張璠遣子坦馳詣京，表曰：魏尚安邊而獲戾，充國盡忠而被譴，皆前史之所譏。今日之明鑒也。順陽之爲劉陶，守關者十人，刺史之莅臣州，若慈母之於赤子，百姓之愛臣軌，若旱苗之得膏雨，伏聞信惑，流言當有，遷代民情嗷嗷如失父母，今戎夷猾夏，不互搔動一方，尋以子寔爲中督護，率

兵討鎮，遣鎮外甥太府主簿令狐亞前喻鎮曰：舅何不審安危，明成敗，主公西河著德，兵馬如雲，此猶烈火已焚，待江漢之水，溺於洪流，望越人之助，其何及哉！今數萬之軍已臨近境，今唯全老親存門戶，輔誠歸官，必保萬全之福。鎮流涕曰：人誤我也。乃委罪功曹魯連而斬之，詣寔歸罪。南討曹祛走之，張垣至自京師，帝優詔勞軌，依模所表，命誅曹祛，軌大悅。赦州內殊死已

下宬寔率尹貞宋配步騎三萬討祛別遣
從事田迥王豐率騎八百自姑臧西南出
石驢據長窻祛遣麴晃距戰于黃阪寔詭
道出法豐戰于破羗軌斬祛及牙門田躡
遣治中張閬送義兵五千及郡國秀孝貞
計噐甲方物歸于京師令有司可推詳立
州已來清貞德素嘉遜遺榮高才碩學著
述經史臨危殉義殺身為君忠諫而嬰禍
專對而釋患權智雄勇為時除難諂佞誤

主傷陷忠賢具狀以聞州中父老莫不相
慶光祿傳祇太常摯虞遺軌書告京師飢
匱軌即遣叅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
萬匹帝遣使者進拜鎮西將軍都督隴右
諸軍事封霸城侯進車騎將軍開府辟召
儀同三司策未至而王彌遂逼洛陽軌遣
將軍張斐北宮純郭敷等率精騎五千來
衛京都及京都陷斐等皆沒於賊中州避
難來者日月相繼分武威置武興郡以居

之太府主簿馬魴言於軌曰四海傾覆乘
輿未反明公以全州之力徑造平陽必當
萬里風披有征無戰未審何憚不為此舉
軌曰是孤心也又聞秦王入關乃馳檄關
中曰主上遭危遷幸非所普天分崩率土
臣氣秦王天挺聖德神武應期世祖之孫
王今為長凡我晉人食土之類龜策克從
幽明同款互簡令辰奉登皇位今遣前鋒
督護宋配步騎二萬徑至長安翼衛乘輿

折衝左右西中郎寔中軍三萬武威太守
張璠胡騎二萬駱驛繼發仲秋中旬會于
臨晉俄而秦王為皇太子遣使拜張軌為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固辭秦州刺史裴
苞東羌校尉貫與據險斷使命宋配討之
西平王叔與曹祛餘黨麴儒等劫前福祿
令麴恪為主執太守趙彞東應裴苞寔廻
師討之斬儒等左督護陰預與苞戰狹西
大敗之苞奔桑凶塢是歲北宮純降劉聰

皇太子遣使重申前授固辭左司馬竇濤
言於軌曰曲阜周旦弗辭營丘齊望承命
所以明國憲厲殊勲天下崩亂皇輿遷幸
州雖僻遠不忘匡衛故朝廷傾懷嘉命屢
集宐從朝旨以副群心軌不從初寔平麴
儒徙元惡六百餘家治中令狐瀏曰夫除
惡人猶農夫之去草令絕其本勿使能滋
今宐悉徙以絕後患寔不納儒黨果叛寔
進平之愍帝即位進位司空固讓太府叅

軍索輔言於軌曰古以金貝皮幣為貨息
穀帛量度之耗二漢制五銖錢通易不滯
泰治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為段
數縑帛既懷市易又難徒壞女工不任衣
用弊之甚也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宐復
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
錢錢遂大行人賴其利是時劉曜寇北地
軌又遣叅軍麴陶領三千人衛長安帝遣
大鴻臚辛攀拜軌侍中太尉涼州牧西平

公軌又固辭在州十三年寢疾遺令曰吾無德於人今疾病彌留殆將命也文武將佐咸當弘盡忠規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素棺薄葬無歲金玉善相安遜以聽朝旨表立子寔為世子卒年六十謚曰武公

寔字安遜學尚明察敬賢愛士以秀才為郎中永嘉初固辭驍騎將軍請遷涼州許之改授議郎及至姑臧以討曹祛功封建

武亭侯尋遷西中郎將進爵福祿縣侯建興初除西中郎將領護羌校尉軌率州人推寔攝父位愍帝因下策書曰維乃父武功著勲西夏頃胡賊狡猾侵逼近甸義兵銳率萬里相尋方貢遠珍府無虛歲方委專征蕩清九域吳天不弔凋余藩后朕用悼厥心維爾雋劭英毅宐世表西海今授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西中郎將涼州刺史領護羌校尉西平公往欽哉其闡弘先

緒俾屏王室蘭池長趙爽上軍士張冰得
璽文曰皇帝璽羣僚上慶稱德寔曰孤常
忿亥本初擬肘諸君何忽有此言曰送于
京師下令國中曰忝紹前蹤庶幾刑政不
為百姓之患而比年飢旱殆由庶事有缺
竊慕箴誦之言以補不逮自今有面刺孤
罪者酬以束帛翰墨陳孤過者荅以筐篚
謗言於市者報以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
進言曰聖王將舉大事必崇三訊之法朝

置諫官以匡大理疑承輔弼以補闕拾遺
今事無巨細盡決聖慮興軍布今朝中不
知若有謬闕則下無分謗竊謂空偃聰塞
智開納羣言政刑大小與衆共之若恒內
斷聳心則羣僚畏威而面從矣若惡專歸
於上雖賞千金終無言也寔納之增位三
等賜帛四十匹遣督護王該送諸郡貢計
獻名馬方珍經史圖籍于京師會劉曜逼
長安寔遣將軍王該率衆以援京城帝嘉

之拜都督陝西諸軍事及帝將降于劉曜
下詔于寔曰天步危運禍降晉室京師傾
陷先帝晏駕賊庭朕深漂宛許爰暨舊京
群臣以宗廟無主歸之於朕遂以冲眇之
身託于王公之上自踐寶位四載于茲不
能翦除巨寇以救危難元元兆庶仍遭塗
炭皆朕不明所致羯賊劉載僭稱大彌禍
加先帝肆殺藩王深惟仇恥枕戈待旦劉
曜自去年九月率其蟻衆乘虛深寇劫質

羌胡攻沒北地麴允總戎在外六軍敗績
侵逼京城矢涿宮闕胡松等雖赴國難殿
而無効圍塹十重外救不至糧盡人窮遂
為降虜仰慙乾靈俯痛宗廟君世篤忠亮
勲隆西夏四海具瞻朕所憑賴今進君大
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琅邪王
宗室親賢遠在江表今朝廷播越社稷倒
懸朕以詔王時攝大位君其挾贊琅邪共
濟艱運若不忘主宗廟有賴明便出降故

夜見公卿屬以後事密遣黃門郎史淑侍
御史王冲齋詔假授臨出寄命公其勉之
寔以天子蒙塵冲讓不拜建威將軍西海
太守張肅寔姊父也以京師危逼請為先
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
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
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宴安
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為人臣寔曰門戶受
重恩自當闔宗効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

之志但姊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
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
悲憤而卒寔知劉曜逼遷天子大臨三日
遣太府司馬韓璞滅寇將軍田齊撫戎將
軍張閭前鋒督護陰預步騎一萬東赴國
難命討虜將軍陳安故太守賈騫隴西太
守吳紹各統郡兵為璞等前驅戒璞曰前
遣諸將多違機信所執不同致有乖阻且
內不和親焉能服物今遣鄉督五將兵事

當如一體不得令乖異之間達孤耳也復
遺南陽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孤
州遠域首尾多難是以前遣賈騫瞻望公
舉中被符命勅騫還軍忽聞北地陷沒寇
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
崧定以決遣騫等進軍度嶺會聞朝廷傾
覆為忠不達於主遣兵不及於難痛慨之
深死有餘責今更遣韓璞等唯公命是從
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

竭璞殺駕牛饗軍泣謂眾曰汝曹念
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
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閭率
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時焦
崧陳安寇龐右東與釗曜相持雍秦之人
死者十八九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川中
血沒腕惟有涼州倚控觀至是謠言驗矣
焦崧陳安逼上邽南陽王保遣使告急以
金城太守竇壽為輕車將軍率威遠將軍

宋毅及和苞張閔宋輯辛韜張選董廣步
騎二萬赴之軍次新陽會愍帝崩問至素
服舉哀大臨三日時南陽王保謀稱尊號
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志莫大
之恥而欲自尊天不受其圖錄德不足以
應運終非濟時救難者也晉王明德昵藩
先帝憑屬安表稱聖德勸即尊號傳檄諸
藩副言相府則歆競之心息未合之徒散
矣從之於是馳檄天下推崇晉王為天子

遣牙門蔡忠奉表江南勸即尊位是歲元
帝即位于建鄴改年太興寔猶稱建興六
年不從中興之所改也保聞愍帝崩自稱
晉王建元署置百官遣使拜寔征西大將
軍儀同三司增邑三千戶俄而保為陳安
所叛氏羌皆應之保窘迫遂去上邽遷邠
山寔遣將韓璞步騎五千赴雒陳安退保
緜諸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敗使詣
寔乞師寔遣宋毅赴之而安退會保為劉

曜所逼遷于桑城將謀奔寔寔以其宗室
之望名至河右必動物情遣其將陰監逆
保聲言翼衛寔禦之也會保薨其衆散奔
涼州者萬餘人寔自恃險遠頗自驕恣初
寔寢室梁間有人像無頭久而乃滅寔甚
惡之京兆人劉弘者挾左道客居天梯第
五山然燈懸鏡於山穴中為光明以惑百
姓受道者千餘人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闔
沙牙門趙仰皆弘鄉人弘謂之曰天與我
神聖應王涼州沙仰信之密與寔左右十
餘人謀殺寔奉弘為王寔潛知其謀收弘
殺之沙等不知之以其夜害寔在位六年
私謚曰昭公元帝賜謚曰元子駿年幼弟
茂攝事

茂字成遜虛靖好學不以世利嬰心建興
初南陽王保辟從事中郎又薦為散騎侍
郎中壘將軍皆不就二年徵為侍中以父
老固辭尋拜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興三

年寔既遇害州人推茂為大都督太尉涼州牧茂不從但受使持節平西將軍涼州牧乃誅閻沙及黨與數百人赦其境內復以兄子駿為撫軍將軍武威太守西平公餘歲茂築靈鈞臺周輪八十餘堵基高九仞武陵人閻曾夜叩門呼曰武公遣我來曰何故勞百姓而築臺乎姑臧令辛巖以曾妖妄請殺之茂曰吾信勞人曾稱先君之令何謂妖乎太府主簿馬魴諫曰今世

難未夷唯當弘尚道素不空勞役崇飾臺榭且比年已來轉覺衆務日奢於往每所經營輕違雅度寔非士女所望於明公茂曰吾過也吾過也命止作役明年劉曜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寔攻寧羗護軍陰鑒于桑壁臨洮人翟楷石琮等逐令長以縣應曜河西大震叅軍馬岌勸茂親征長史汜禕怒曰亡國之人復欲干亂大事宜斬岌以安百姓岌曰汜公書生糟

柏刺舉近才不惟國家大計且朝廷旰食
有年矣今大賊自至不煩遠師遐邇之情
寔繫此州事勢不可以不出且安立信勇
之驗以副秦隴之望茂曰馬生之言得之
矣乃出次石頭茂謂衆軍陳珍曰劉曜以
乘勝之聲握三秦之銳繕兵積年士卒習
戰若以精騎奄剋南安席卷河外長驅而
至者計將何出珍曰曜雖乘威怙衆恩德
未結於下又其關東離貳內患未除精卒

寡少多是氐羌烏合之衆終不能近舍關
東之難增隴上之戍曠日持久與我爭衡
也若二旬不退者珍請為明公率獎卒數
千以擒之茂大悅以珍為平虜護軍率卒
騎一千八百救韓璞曜陰欲引歸聲言要
先收隴西然後迴滅桑壁珍募拔氐羌之
衆擊曜走之剋復南安茂深嘉之拜折衝
將軍未幾茂復大城姑臧脩靈鈞臺別駕
吳紹諫曰伏惟脩城築臺蓋是懲既往之

事愚以為恩德未洽於近侍雖處層樓適
所以疑諸下徒見不安之意而失士民繫
託之本心示怯弱之形乖匡霸之勢遐方
異境窺我之齷齪也必有乘人之規嘗願
止役省勞與下休息而更興功勳衆百姓
豈所望於明君哉茂曰亡兄怛然失身於
物王公設險武夫重閉亦達人之至戒也
且忠臣義士豈不欲盡節義於亡兄哉直
以危棧密茨雖有賁育之勇無所復施今

事未靖不可以拘繫常言以太平之理責
人於迍邐之世紹無以對茂雅有志節能
斷大事涼州大姓賈摹寔之妻弟也勢傾
西土先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信
誘而殺之於是豪右跡屏威行涼域永昌
初茂使將軍韓璞率衆取隴西南安之地
以置秦州太寧三年卒臨終執駿手泣曰
昔吾先人以孝友見稱自漢初以來世執
忠順今雖華夏大亂皇輿播遷汝當謹守

人臣之節無或失墜吾遭擾攘之運承先
人餘德假攝此州以全性命上欲不負晉
室下欲保完百姓然官非王命位由私議
苟以集事豈榮之哉氣絕之日白恰入棺
無以朝服以彰吾志焉年四十八在位五
年私謚曰成茂無子駿嗣位

駿字公庭幼而竒偉建興四年封霸城侯
十歲能屬文卓越不羈而淫縱過度常夜
微行于邑里國中化之及統任年十八先

是愍帝使人黃門侍郎史淑在姑臧左長
史汜禕右長史馬謨等諷淑令拜駿使持
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領護羌校尉西
平公赦其境內置左右前後四率官繕南
宮釗曜又使人拜駿涼州牧涼王時辛晏
阻兵於枹罕駿譙群寮于閑豫堂命竇濤
等進討辛晏後事釗慶諫曰霸王不以喜
怒興師不以乾沒取勝必須天時人事然
後起也辛晏父子安忍凶狂其亡可待奈

何以饑年大舉猛寒攻城昔周武迴戈以
湏亡殷之期曹公緩素氏使自斃何獨疑
下以旋兵為恥乎駿納之遣參軍王騰聘
于劉曜曜謂之曰貴州必欲追蹤竇融歟
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騰曰不能曜侍中徐
邈曰君來和同而云不能何也騰曰齊桓
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
之會驕而矜誕叛者九國趙國之化常如
今日可也若政教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

變况鄙州乎曜顧謂左右曰此涼州高士
使乎得人禮而遣之太寧元年駿猶稱建
興十二年駿親耕籍田尋承元帝崩問駿
大臨三日會有黃龍見于揖次之嘉泉右
長史氾禕言於駿曰案建興之年是少帝
始起之號帝以凶終理應改易朝廷越在
江南音問隔絕空因龍改號以章休徵不
從初駿之立也始臧謚曰鴻徙南來雀不
驚誰謂孤鷁尾翅生高舉六翮鳳皇鳴至

是而復收河南之地咸和初駿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揚烈將軍宋輯等率衆東會韓璞改討秦州諸郡曜遣其將釗胤來距屯于狄道城韓璞進度沃干頴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氏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可以久久則變生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輕動而不捷為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

石勒相攻胤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羌胡皆叛不為之用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也若敗辛巖璞守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宜屬爾戈矛竭汝智力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頴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二萬餘人面縛歸罪駿曰孤之罪

也將軍何辱皆赦之胤乘勝追奔濟河攻
陷令居人據振武河西大震駿遣皇甫該
禦之赦其境內會劉曜東討石生長安空
虛大蒐講武將襲秦雍理曹郎中索詢諫
曰曜雖東征胤猶守本險阻路遙為主人
甚易胤若輕騎憑氏羌以距我者則奔突
難測輟彼東合而逆戟者則寇我未已頃
年頻出戎馬生郊外有飢羸內資虛耗豈
是燬下子物之謂邪駿曰每患忠言不獻

面從背違吾政教缺然而莫我匡者卿盡
辭規諫深副孤之望也以羊酒禮之西域
諸國獻汗血馬火浣布犂牛孔雀巨象及
諸珍異二百餘品西域長史李柏請擊叛
將趙貞為貞所敗議者以柏造謀致敗請
誅之駿曰吾每以漢世宗之殺王恢不如
秦穆之赦孟明竟以減死論群心咸悅駿
觀兵新鄉狩于北野因討軻沒虜破之下
令境中曰昔鯀殛而禹興芮誅而缺進唐

帝所以殄洪災晉侯所以成五霸法律犯
死罪暮親不得在朝今盡聽之唯不宐內
叅宿衛耳於是刑清國富群寮勸駿稱涼
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
父故事駿曰此非人臣所宐言也敢有言
此者罪在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群寮
又請駿立世子駿不從中堅將軍宋輯言
於駿曰禮急儲君者蓋重宗廟之故周成
漢昭立於緇祿誠以國嗣不可曠儲宮當

素定也昔武王始有國元王作儲君建興
之禮先王在位歿下正名統况今社稷彌
崇聖躬介立大業遂躬繼貳闢然哉臣竊
以為國有累卵之危而歿下以為安踰泰
山非所謂也駿納之遂立子重華為世子
先是駿遣傅穎假道于蜀通表京師李雄
弗許駿又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于蜀託
以假道焉雄大悅雄又有撼於南氏楊初
淳因說曰南氏無狀屢為邊害宜先討百

頃次平上邽二國并勢席卷三秦東請許
洛埽氛燕趙拯二帝梓宮於平陽反皇輿
於洛邑此英霸之舉千載一時寡君所以
遣下臣冒險通誠不遠萬里者以陛下義
聲遠播必能愍寡君勤王之志天下之善
一也惟陛下圖之雄怒偽許之將覆淳於
東峽蜀人橋贄密以告淳淳言於雄曰寡
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通百蠻之域萬里
表誠者誠以陛下義於我之心之臣能成人

之美節故也若欲殺臣者當顯於都市宣
示衆目云涼州不忘舊義通使琅邪爲表
忠誠假途於我王暉臣明發覺殺之當令
義聲遠著天下畏威今盜殺江中威刑不
顯何足以揚休烈示天下也雄大驚曰安
有此邪當相放還河右耳雄司隸校尉景
騫言於雄曰張淳壯士宜留任之雄曰壯
士豈爲人留且可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
卿體大暑熱可且遣下吏少住須涼淳曰

寡君以皇興幽辱梓宮未反天下之耻未
雪蒼生之命倒懸故遣淳來表誠大國所
論事重非下吏能傳若下吏所了者則淳
本亦不來雖有火山湯海無所辭難豈寒
暑之足避哉雄曰此人矯矯不可得用也
厚禮遣之謂淳曰貴主英名盖世土險兵
盛何不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以乃祖
乃父世濟忠良未能雪天人之大恥解眾
庶之倒懸日昊忘食枕戈待旦以琅邪中

興江東故萬里翼戴將成桓文之事何言
自娛邪雄有慙色曰我乃祖乃父亦是晉
臣往與六郡避難此都為同盟所推遂有
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州者亦當
率眾輔之淳還至龍鶴募兵通表後皆達
京師朝廷嘉之駿議欲嚴刑峻制眾咸以
為宐參軍黃斌進曰臣未見其可駿問其
故斌曰夫法制所以經綸邦國篤俗齊物
既立必行不可窪隆也若尊者犯令則法

不行矣駿屏机改容曰夫法唯上行制無
高下且微黃君吾不聞過矣黃君可謂忠
之至也於坐擢為焯煌太守駿有計畧於
是厲操改節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
用遠近嘉詠彌曰積賢君自軌據涼州屬
天下之亂所在征伐軍無寧歲至駿境內
漸平又使其將楊宣率衆越涿沙伐龜茲
鄯善於是西域並降鄯善王元孟獻女彌
曰美人立賓遐觀以處之焉耆前部于寘

王並遣使貢方物得王璽於河其文曰執
萬國建無極時駿盡有隴西之地士馬彊
盛雖稱臣於晉而不行中興正朔舞六佾
建豹尾所置官僚府寺擬於王者而微異
其名又分州西界三郡置沙川東界六郡
置河州二府官僚莫不稱臣又於姑臧城
南築城起謙光殿畫以五色飾以金玉窮
盡珍巧殿之四面各起一殿東曰空陽青
殿以春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南

晉書卷之三十一
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改刑白殿
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
其傍皆有直省內官寺署一同方色及末
年任所游處不復依四時而居咸和初懼
為劉曜所逼使將軍宋輯魏纂將兵徙隴
西南安人二千餘家于姑臧使聘於李雄
脩鄰好及曜攻枹罕護軍辛晏告急駿使
韓璞辛巖率步騎二萬擊之戰于臨洮大
為曜軍所敗璞等退走追至令居駿遂失

河南之地初戊巳校尉趙貞不附于駿至
是駿擊擒之以其地為高昌郡及石勒殺
劉曜駿回長安亂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
置武衛石門候和強川甘松五屯護軍與
勒分境勒遣使拜駿官爵駿不受留其使
後懼勒強遣使稱臣於勒兼貢方物遣其
使歸駿境內嘗大饑穀價踊貴市長譚詳
請出倉穀與百姓秋收三倍徵之從事陰
據諫曰昔西門豹宰鄴積之於人解扁蒞

東封之邑計入三倍又侯以豹有罪而可
賞扁有功而可罰令群款因人之饑以要
三倍反裘傷皮未足諭之駿納之初建興
中敦煌計吏耿訪到長安既而遇賊不得
反奔漢中曰東渡江以太興二年至京都
屢上書以本州未知中興安遣大使乞為
鄉導時連有內難許而未行至是始以訪
守治書御史拜駿鎮西大將軍校尉刺史
公如故選西方人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

之訪停梁州七年以驛道不通名還訪以
詔書付賈陵託為賈客到長安不敢進以
咸和八年始達涼州駿受詔遣部曲督王
豐等報謝并遣陵歸上疏稱臣而不奉正
朔猶稱建興二十一年九年復使訪隨豐
等齎印板進駿大將軍自是每歲使命不
絕後駿遣叅軍麴護上疏曰東西隔塞踰
歷年載夙承睚德心繫本朝而江吳寇蔑
餘波莫及雖肆力脩塗同盟靡恤奉詔之

日悲喜交并天恩光被褒崇輝渥卽以臣
為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休
寵振赫萬里懷戴嘉命顯至銜感屏營伏
惟陛下天挺岐嶷堂構晉室遭家不造播
幸吳楚宗廟有黍離之哀園陵有殄廢之
痛普天咨嗟含氣悲傷臣專命一方職在
斧鉞遐域僻陋勢極秦隴勒雄旣死人懷
反正謂季龍李期之命曾不崇朝而皆篡
繼凶逆鳴目有年東西遼曠聲援不接遂

使桃蟲鼓翼四夷誼譁向義之徒更思背
誕鉞刀有干將之志螢燭希日月之光是
以臣前章懇切欲齊力時討而陛下雍容
江表坐觀禍敗懷目前之安替四祖之業
馳檄帑告徒設空文臣所以宵吟哀漠痛
心長路者也且兆庶離主漸冉經世先老
消落後生靡識忠良受梟懸之罰群凶貪
縱橫之利懷君戀故日月告流雖時有尚
義之士畏逼首領哀歎窮廬臣聞少康中

興由於一旅光武嗣漢衆不盈百祀夏配
天不失舊物况以荆揚慄悍臣州突騎吞
噬遺羯在於掌握哉願陛下敷弘臣慮永
念先績勅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使
首尾俱至也自後駿遣使多爲季龍所獲
不達後駿又遣護羌叅軍陳寓從事徐虓
華馭等至京師征西大將軍亮上疏言陳
寓等冒險遠至宜蒙銓叙詔除寓西平相
虓等爲縣令永和元年以世子重華爲五

官中郎將涼州刺史酒泉太守馬岌上言
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也周穆王見西王
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此山有石室玉堂
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宜立西王母祠以裨
朝廷無疆之福駿從之駿在位二十二年
卒時年四十私謚曰文公穆帝追謚曰忠
成公

重華字泰臨駿之第二子也寬和懿重沉
毅少言父卒時年十六以永和二年自稱

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
公假涼王赦其境內尊其母嚴氏爲大王
太后居永訓宮所生母馬氏爲王太后居
永壽宮輕賦歛除關稅省園囿以恤貧窮
遣使奉章於石季龍季龍使王擢麻秋孫
伏都等侵寇不輟金城太守張冲降于秋
於是涼州振動重華埽境內使其征南將
軍裴恒禦之恒壁于廣武欲以持义弊之
牧府相司馬張軌言於重華曰臣聞國以

兵爲彊以將爲主主將者存亡之機吉凶
所繫故燕任樂毅剋平全齊及任騎劫喪
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將
相也今之所要在於軍師然議者舉將多
推宿舊未必妙盡精才也且韓信之舉非
舊名也穰苴之信非舊將也呂蒙之進非
舊勲也魏延之用非舊德也蓋明王之舉
舉無常人才之所能則授以大事今彊寇
在郊諸將不進人情騷動危機稍逼主簿

謝艾兼資文武明識兵略若授以斧鉞委以專征必能折衝禦侮殲殄凶類重華召艾問以討寇方略艾曰昔耿弇不欲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王擢麻秋等重華大悅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弘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文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爲福祿

伯善待之諸寵貴惡其賢共毀譖之乃出爲酒泉太守季龍又令麻秋進陷大夏大夏護軍深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宛成都尉宋距宋距謂秋曰辭父事君當立功義功義不立當守名節矩終不背主偷生於世於是先殺妻子自刎而死是月有司議遣司兵趙長迎秋西郊謝艾以春秋之義國有大喪省蒐狩之禮宜待踰年別駕從事索遐議曰禮天子崩

諸侯薨未殯五祀不行既殯而行之魯宣
三年天王崩不廢郊祀今聖上統承大位
百揆惟新宜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立秋
萬物將成殺氣之始其於王事杖麾誓衆
釁鼓禮神所以討逆除暴成功濟務寧宗
廟社稷致天下之福不可廢也重華從之
俄而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卽坦以
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俊曰棄
外城則大事去矣不可以動衆心盍戎校

尉張瓌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
數重雲梯電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
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
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卽坦恨言之不
從教軍士李嘉潛與秋通引賊千餘人上
城西北隅瓌使宋脩張弘辛挹郭普距之
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瓌戮李嘉
以徇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
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往無不捷及

震重華議欲親出距之謝文曰諫以為不
可別駕從事索遐進曰賊衆甚盛漸逼京
畿君者國之鎮也不可以親動左長史謝
文文武兼資國之方部宜委以推轂之任
殿下居中作鎮揆以笑略小賊不足平也
重華納之於是文為使持節都督征討
諸軍事行衛將軍遐為軍正將軍率步騎
二萬距之文建牙旗盟將士有西北風吹
旌旗東南指遐曰風為號令今能令旗指

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
前鋒戰敗遁還河南還討叛虜斯骨真萬
餘落破之斬首千餘級俘擒二千八百獲
牛羊十餘萬頭重華自以連破勅敵頗怠
政事希接賓客司直索遐諫曰殿下承四
聖之基當升平之會荷當今之任憂率土
之塗庶宜躬親萬機開延英又夙夜乾乾
勉於庶政自頃內外譁然皆云去賊投誠
者應即撫慰而彌日不接國老朝賢當虛

已引納詢訪政事比多經旬積朔不留意
接之文奏入內歷月不省廢替見務注情
於基奕之間繾綣左右小臣之娛不存將
相遠大之謀至使親臣不言朝吏杜口愚
臣所以迴惶忘寢與食也今主室空如燬
百姓倒懸正是殿下銜膽茹辛厲心之日
深願垂心朝政延納直言周爰五美以成
六德捐彼近習須塞外聲修政聽朝使下
觀而化重華覽之大悅優文荅謝然不之

改也詔遣侍御史俞歸拜重華謹謏校尉
涼州刺史假節是時石季龍西中郎將王
擢屯結隴上為符雄所破奔重華重華厚
寵之以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假節使張
弘宗悠率步騎萬五千配擢伐符健健遣
符碩禦之戰于龍黎擢等大敗單騎而還
弘悠皆沒重華痛之素服為戰亡吏士舉
哀號慟各遣弔問其家復授擢兵使攻秦
州剋之遣使上疏曰季龍自斃遺燼游魂

取亂侮亡覩機則發臣今遣前鋒都督裴
恒步騎七萬遙出隴上以俟聖朝赫然之
威山東騷擾不足厝懷長安膏腴宜速平
蕩臣守任西荒山川悠遠大誓六軍不及
聽受之末猛將鷹揚不豫告成之次瞻雲
望日孤憤義傷彈劔慷慨中情蘊結於是
康獻皇后詔報遣使進重華為涼州牧是
時御史俞歸至涼州重華方謀為涼王不
肯受詔使親信人沈猛謂歸曰我家主公

弈世忠於晉室而不加鮮卑矣臺加慕容
皝燕王今甫授州主大將軍何以加勸有
功忠義之臣乎明臺今且移河右共勸州
主為涼王大夫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
歸對曰王者之制異姓不得稱王九州之
內重爵不得過公漢高一時王異姓尋皆
誅滅蓋權時之宜非舊體也故王陵曰非
劉氏而王天下共伐之至於戎狄不從此
例春秋時吳楚稱王而諸侯不以為非者

蓋蠻夷玄虜之也假令齊魯稱王諸侯豈不
伐之故聖上以貴公忠賢是以爵以上公
位以方伯鮮卑北狄豈足為比哉子失問
也曰吾又聞之有殊勲絕世者亦有不世
之賞若今便以貴公為王者設貴公以河
右之衆南平巴蜀東掃趙魏修復舊都以
迎天子天子復以何爵何位可以加賞幸
三思之猛且宣歸言重華遂止重華好與
羣小遊戲屢出錢帛以賜左右徵事索振

諫曰先王寢不安席志平天下故繕甲兵
積資實大業未就懷恨九泉殿下遭巨寇
於諒闇之中賴重餉以挫勅敵今遺燼尚
廣倉帑虛竭金帛之費所宜慎之昔世祖
即位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
隆中興之業定萬世之功今章奏停滯動
經時月下情不得上達哀窮困於囹圄蓋
非明主之事臣竊未安重華善之將受詔
未及而卒時年二十七在位十一年私謚

曰昭公後改曰桓公穆帝賜謚曰敬烈子
耀靈嗣

耀靈字元舒年十歲嗣事稱大司馬校尉
刺史西平公伯父長寧侯祚性傾巧善承
內外初與重華寵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
兄弟長等矯稱重華遺令以祚為持節督
中外諸軍撫軍將軍輔政長等議以耀靈
冲幼時難未夷宜立長右祚先丞重華母
馬氏馬氏遂從緝議命廢耀靈為涼寧侯
而立祚祚尋使楊秋胡害耀靈於東苑埋
之於沙坑私謚曰哀公

張祚

祚字太伯博學雄武有政事之才既立自
稱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淫暴不道
又通重華妻裴氏自閤內媵妾及駿重華
未嫁子女無不暴亂國人相目咸賦牆茨
之詩永和十年祚納尉緝趙長等議僭稱
帝位立宗廟舞八佾置百官下書曰昔金

行失馭戎狄亂華胡羯氏羌咸懷竊爾我
武公以神武撥亂保寧西夏貢款勤王旬
朔不絕四祖承光忠誠彌著往受晉禪天
下所知謙冲遜讓四十年于茲矣今中原
喪亂華裔無主羣后僉以九州之望無所
依歸神祇嶽瀆罔所憑係逼孤攝行大統
以一四海之心辭不獲已勉從羣議待掃
穢二京蕩清周魏然後迎帝舊都謝罪天
闕思與地庶同茲更始改建興四十二年

為和平元年赦殊死賜鰥寡帛加文武爵
各一級追崇曾祖軌為武王祖寔為昭王
從祖茂為成王父駿為文王弟重華為明
王立妻辛氏為皇后弟天錫為長寧王子
泰和為太子庭堅為建康王耀靈弟玄靚
為涼武侯其夜天有光如車蓋聲若雷霆
震動城邑明日大風拔木災異屢見而祚
凶震愈甚其尚書馬岌以切諫免官郎中
丁琪又諫曰先公累執忠節遠宗吳會持

盈守謙五十餘載蒼生所以鵠企西望四海所以注心大涼皇天垂贊士庶効死者正以先公道高彭昆忠踰西伯萬里通虔任節不貳故也能以一州之衆抗崩天之虜師徒歲起人不告疲陛下雖以大聖雄姿纂戎鴻緒勳德未高於先公而行革命之事臣竊未見其可華夷所以歸系大涼義兵所以千里響赴者以陛下為本朝之故今既自尊人斯高競一隅之地何以當

中國之師城峻衝生負乘致寇惟陛下圖之祚大怒斬之于闕下遣其將和昊率衆伐驪軒戎於南山大敗而還太尉相温入關王擢時鎮隴西馳使於祚言温善用兵勢在難測祚既震懼又慮擢反噬即召馬岌復位而與之謀密遣親人刺擢事覺不剋祚益懼大聚衆聲言東征寔欲西保鄆煌會温還而止更遣其平東將軍秦州刺史牛霸司兵張芳率三千人擊擢破之擢

奔于符健其國中五月霜降殺苗稼果寔
祚宗人張瓘時鎮枹罕祚惡其彊遣其將
易揣張玲率步騎萬三千以襲之時張掖
人王鸞鳥頗知神道言於祚曰軍出不復還
涼國將有不利矣祚大怒以鸞妖言沮衆
斬之以徇三軍乃戮鸞臨刑曰我死不二
十日軍必敗時有神降於玄武殿自稱玄
冥與人交語祚日夜祈之神言與之福利
祚甚信之祚又遣張括太守索孚代瓘鎮

枹罕為瓘所殺玲等濟河未畢又為瓘兵
所破揣單騎奔走瓘軍躡之祚衆震懼
惶人宋混與弟澄等聚衆以應瓘趙長張
璿等懼罪入閣呼重華母馬氏出殿拜耀
靈庶弟玄靚為主揣等率衆入殿伐長殺
之瓘弟琚及子嵩募數百市人揚聲言張
祚無道我兄大軍已到城東敢有舉手者
誅三族祚衆披散琚嵩率衆入城祚按劍
殿上大呼令左右死戰祚既失衆心莫有

關志於是被殺梟其首宣示內外暴尸道
左國內咸稱萬歲祚篡立三年而亡

玄靚字元安既立自號大都督大將軍校
尉涼州牧西平公赦其國內廢和平之號
復稱建興四十三年誅祚二子以張瓘為
衛將軍領兵萬人行大將軍事改易僚屬
有隴西人李儼誅大姓彭媿自立於隴右
奉中興年號百姓悅之玄靚遣牛霸率眾
討之未達而西平人衛緄又據郡叛霸眾

潰單騎而還瓘先欲征緄以兄珪在緄中
為疑緄亦以弟在瓘中故彼我經年不相
伐西平人郭勛解天文不應州郡之命緄
禮聘之勛曰張氏應衰衛氏當興豈得以
一弟而滅一門宜速伐瓘緄將從之瓘遣
弟瑊領大眾征緄敗之西平田旋要酒泉
太守馬基背瓘應緄旋謂基曰緄擊其東
我等絕其西不六旬天下可定斯閉口捕
舌也基許之瓘遣司馬張姚王國將二千

人伐基敗之斬基旋二人之首傳姑臧權
兄弟彊盛負其勲力有篡立之謀輔國宋
混與弟澄共討權盡夷其屬玄靚以混為
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假節輔政
混卒又以澄代之玄靚右司馬張邕惡澄
專擅殺之遂滅宋氏玄靚乃以邕為中護
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共輔政邕自以功
大驕矜淫縱又通馬氏樹黨專權國人患
之天錫腹心郭增劉肅二人並年十八九

因寢謂天錫曰天下事欲未靜天錫曰何
謂也二人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天錫
大驚曰我早疑之未敢出口計當云何肅
曰政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
肅即是也天錫曰汝年少更求可與謀者
肅曰趙白駒及肅二人足以辦之矣於是
天錫從兵四百人與邕俱入朝肅與白駒
剔刀鞘出刃從天錫入值邕於門下肅斫
之不中白駒繼之又不利二人與天錫俱

入禁中邕得逸走因率甲士三百餘人反
攻禁門天錫上屋大呼謂將士曰張邕凶
逆所行無道諸宋何罪盡誅滅之傾覆國
家肆亂社稷我不惜死寔懼大人廢祀事
不獲已故耳我家門戶事而將士豈可以
干戈見向今之所取邕身而已天地有靈
吾不食言邕衆聞之悉散走邕以劍自刎
而死於是悉誅邕黨之靚年既幼冲性又
仁弱天錫既尅邕專掌朝政改建興四十

九年奉升平之號興寧元年駿妻馬氏卒
玄靚以其庶母郭氏爲太妃郭氏以天錫
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討之事泄欽等伏
法是歲天錫率衆入禁門潛害玄靚宣言
暴薨時年十四在位九年私謚曰冲公孝
武帝賜謚曰敬悼公

天錫字純嘏駿少子也小名獨活初字公
純嘏入朝人笑其三字因自改焉玄靚死
國人立之自號大將軍校尉涼州牧西平

公遣司馬綸騫奉章請命并送御史俞歸
還京都太和初詔以天錫為大將軍大都
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護羌校尉涼州刺
史西平公天錫數宴園池政事頗廢盪難
將軍校書祭酒索商上疏極諫天錫荅曰
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
士翫芝蘭則愛德行之臣觀松竹則思貞
操之賢臨清流則貴廉絜之行覽蔓草則
賤貪穢之吏逢颶風則惡凶狡之徒若引

而申之觸類而長之庶無遺漏矣羌廉岐
自稱益州刺史率略陽四千家背苻堅就
李儼天錫自往討之以別駕楊適為監前
鋒軍事前將軍趣金城晉興相常據為使
持節征東將軍向左南游擊將軍張統出
白土天錫自率三萬人次倉松伐儼儼大
敗入城固守遣子純求救於苻堅堅使其
將王猛救之天錫敗績死者十二三天錫
乃還立子大懷為世子自天錫之嗣事也

連年地震山崩水泉湧出柳化為松火生
泥中而天錫荒于聲色不卹政事初安定
梁景乾煌劉肅並以明胄總角與天錫友
昵張邕之誅肅景有勲天錫深德之賜姓
張氏又改其子以為巳子天錫諸子皆以
大爲字故景曰大奕肅曰大誠廢大懷為
高昌公更立嬖子大豫為世子景肅等俱
參政事人情怨懼後弟後事中郎憲切諫
不納時苻堅疆域每攻之兵無寧歲天錫

甚懼乃立壇刑牲率典軍將軍張寧中堅
將軍馬芮等遙與晉三公盟誓獻書大司
馬栢温剋六年夏誓同大舉遣從事中郎
韓博奮節將軍康妙奉表并送盟文博有
口才温甚稱之嘗大會温使司馬刁彞嘲
之彞謂博曰君是韓盧後邪博曰卿是韓
盧後温笑曰刁以君姓韓故相問焉他自
姓刁那得韓盧後邪博曰明公脫未之思
短尾者則為刁也一坐推歎焉太元元年

苻堅遣其將苟萇長毛當梁熙姚萇來寇渡石城津天錫集議中錄事席劬曰先公既有故事徐思後變此孫仲謀屈伸之畧也衆以劬爲老怯咸曰龍驤將軍馬達精兵萬人距之必不敢進廣武太守辛章保城固守章與晉興相彭知正西平相趙疑謀曰馬達出於行陣必不爲用則秦軍深入吾相與率三郡精卒斷其糧運決一朝命矣征東常據亦欲先擊姚萇須天錫命天

錫率萬人頓金昌城馬達率萬人逆萇等因請降兵人散走常據席劬皆戰死司兵趙充哲與萇苦戰又死中衛將軍史景亦沒于陣天錫大懼出城自戰城內又反天錫窘逼降于萇等初天錫所居西昌門及平章殿無故而崩旬日而國亡即位凡十三年自軌爲涼州至天錫凡九世七十六年矣苻堅先爲天錫起宅至以爲尚書封歸義侯堅大敗于淮肥時天錫爲苻融征

南司馬於陣歸國詔曰昔孟明不替終顯厥功豈以一眚而廢才用其以天錫為散騎常侍左負外又詔曰故太尉西平公張軌著德遐域世襲前勞疆兵縱害遂至失守散騎常侍天錫拔迹登朝先祀淪替用增矜慨可復天錫西平郡公爵俄拜金紫光祿大夫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士以其國破身虜多共毀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西土所出天錫應

聲曰桑葢甜甘鴟鴞革響乳酪養性人無妬心後形神昏喪雖處列位不復被齒遇隆安中會稽世子元顯用事常延致之以為戲弄以其家貧拜廬江太守本官如故相玄時欲招懷四遠乃用天錫為護羌校尉涼州刺史尋卒年六十一追贈金紫光祿大夫

史臣曰長河外區流沙作紀玉關懸險金城負固有苗攸窳帝舜投而不羈渠搜是

居大禹即而方叙世逢多難嬰五郡以誰
何時遇兵凶阻三邊而高視雖非久安之
地足為苟全之所乎周公保之而立功士
彥擁之而延世摯虞觀象記洪災之不流
侯瑾覘泉知霸者之斯在匪唯地勢抑亦
有天道歟茂駿重華資忠踵武崎嶇僻陋
無忘本朝故能西控諸戎東攘巨猾縮累
葉之珪組賦絕域之琛寶振曜遐荒良由
杖順之効矣祚以卑孽陰傾家嗣播有茲

於彤管振宸居於黑山丁琪以切諫遇誅
夷王鸞以讜言嬰顯戮境內雲擾讎其竊
名卒致梟懸自然之理也純嘏微弱竟亡
其衆奉身魏闕齒迹朝流再襲銀黃祖德
之延慶矣

贊曰三象構氛九土瓜分鼎遷江介地絕
河濱歸_於日室美矣張君內撫遺黎外攘
逋寇世既_於遠國亦完富杖順為基蓋天
所祐

列傳五十六

晉書八十六

音義

烏氏音支筴音冊汜音汎繆靡切勿武反粉音房魚

鷓後反昭直反晁遙反耽丁反含所反履所反綺音毛髦音毛

轄胡反瞻踰反踰動合反典字林典玉也他殄反浩音閭豐音門二

耗布吐反敢烏反鳩古反銖市朱反肘陟反柳筐反筐音匪筐音匪

二音漂音飄宛於反許元反崧息反融蘇到反腕烏反腕烏反

反爰魚反及糟反糟粕反各屋音握取反測角反攘音襄攘音襄

白恰字林曰恰士服制如鷺之日反揖次反次音上子

余反下令孟康令音羣音封窪烏反瓜賓反賓音堂堂

強音疆踊音勇解扁音誼譁音喧花慄悍匹

笑反下虺許交幾居希穰苴魚二反耿弇

音汗古南噪反古堯電車蒲角白帽苦治瑁莫佩

煨許委燼疾忍皝音帑他朗囹圄零語二

次疾脂琪音麗軒顏音驪力馳反軒音虔

言曰詖妖音張壽殊六紕丑林剔他歷鞘私

力虔詖妖音張壽殊六紕丑林剔他歷鞘私

反又勦

訾反

